

當喚拜聲揚起—— 從歷史看伊斯蘭

Look at Islamic History through Exhibition

魏振瑜 蘇憶如 吳昭潔 國立臺灣博物館

Wei, Chen-Yu Su, I-Zu Wu, Chao-Chieh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前言

本年度一月起於國立臺灣博物館所展出的「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是一涵蓋精神信仰、歷史脈絡與日常生活的展覽。伊斯蘭這個發源於西亞阿拉伯半島的宗教，今已遍佈全球各地，為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所信仰。伊斯蘭文化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歷史，其曾於中古歐洲黑暗時期，與當時的中國文明相互輝映，並以其獨特的中東、北非、中亞風情，各具特色的服飾，以及圓頂建築裡迴盪的誦念旋律，形塑了神秘又美麗的感官圖像。但長久以來，西方或非伊斯蘭國家媒體對穆斯林社會的報導，負面多於正面，伊斯蘭的真實面貌究竟為何，鮮少深入探討理解。

在這國際化的時代，不認識過去，不理解現在，就不能判斷未來；對於伊斯蘭文化，若不能客觀地理解它的起點，深切地觀察它的過去、傳播和發展，就不可能清楚地認識現狀並客觀的尊重。因此，策展團隊耗時兩年，集結各方力量收集歷史資料、珍貴文物，運用視覺影像和空間設計營造出神聖空間、市集、家庭生活的氛圍，帶領觀眾身歷其境了解穆斯林的生活，並進一步策劃系列教育活動包含演講、音樂表演、書法藝術、幾何美學、拜訪清真寺、飲食等多樣化教育活動，帶領民眾窺見伊斯蘭多元廣納的痕跡，從而讓臺灣民眾於歐美觀點之外，以國際化視野去理解另一個文明體系。

本次「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並未限制於宗教性的內容，而是以生活和不同的面向切入，藉由與不同駐外單位的合作呈現不同特色的展件、相片和影音



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展場一隅
林一宏提供



資料，同時藉由與本地穆斯林社群的互動，提高社群參與度並進一步發展潛在觀眾市場，透過展示手法的呈現和詮釋角度的轉變，使得展覽主題更加豐富客觀，對於強調文化多元性的博物館不失為一突破性的嘗試。

本文將由三部分組成，分別介紹伊斯蘭的定義、伊斯蘭的歷史、伊斯蘭在臺灣的脈絡和現況並於最後作結，筆者希冀以本文所提供伊斯蘭的歷史脈絡為讀者介紹更多背景知識，以搭配展件內容，讓大眾更加了解伊斯蘭文化。

什麼是伊斯蘭？誰又是穆斯林？

伊斯蘭(Islam)原意是「順服」。信仰伊斯蘭即相信真主Allah為世界唯一的主宰，遵循Allah的旨意及先知穆罕默德的指示，並貫徹於生活中者即為穆斯林。

伊斯蘭不僅僅是單純的宗教信仰、儀式，它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文化與文明體系。起源於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歷經長時間發展，今已廣布全世界，目前全球有約四分之一的人口信仰伊斯蘭。

從歷史脈絡來看，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曾有許多互動與衝突；事實上，伊斯蘭與猶太教、基督宗教都有共同的根源，即亞伯拉罕的宗教信仰—哈尼夫信仰(Hanifism)。過去猶太教與基督宗教的信徒往往視伊斯蘭為異端，不承認阿拉伯人先知穆罕默德所建立的伊斯蘭，並視穆斯林為基督教會宣教的障礙。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之後，西方學術研究透過客觀的探討才逐漸清除對伊斯蘭的偏見，並認為伊斯蘭為一富有生命動力的宗教。

與其他宗教相較之下，伊斯蘭社群具社會結構性，它將信仰與生活結為一體。穆斯林常以「穆罕默德」(Muhammad)為其孩子命名；而《古蘭經》在穆斯林文



開齋節，攝於臺北清真寺 林士傑提供

化中，是人人皆應背誦、理解之經典；而先知的行誼(al-Sunnah)更是穆斯林生活的依據與典範。穆斯林一天五次的禮拜，以及星期五的主麻聚禮，更是一種社群活動，很多政治理念、運動都是在主麻禮拜的講道中醞釀而成。

伊斯蘭標榜平等(equality)與對等(equity)，每個人不論其種族、膚色、國籍、經濟與社會地位背景的差異，在伊斯蘭教義下一律平等，一國君主與普羅大眾可於同一清真寺做禮拜。而穆斯林的男女關係與權益，更建立在性別

對等的基礎上；伊斯蘭「神之獨一性」(al-Tawhid, unity of God)的教義，更是結合社群成員之推力。此推力與所標榜的平等主義乃伊斯蘭世界受到西方殖民，且面臨基督宗教強大競爭與挑戰時，仍能立足延續的主因。

除了信仰因素外，伊斯蘭的傳播與穆斯林的政治擴張有關。阿拉伯穆斯林征服西亞、波斯地區、中亞、印度北部、北非等地後，雖然沒有強迫被征服者入教，但基於政治、經濟、社會利益考量，這些地區的人民改信伊斯蘭顯而易見。而伊斯蘭傳到伊比半島南部的安達魯西亞(al-Andalus)後即不再前進，但促使該地發展出三種宗教文明融合的新伊斯蘭文化，間接帶動之後歐洲的文藝復興。

到了十六世紀初，伊斯蘭文明、思想發展已達登峰造極之境，爾後歐洲帝國主義興起，殖民了大部份伊斯蘭世界；再加上西方新興民族主義的影響，伊斯蘭的「大溫瑪主義」(the Great Ummatism)逐漸轉淡，經過一段掙扎時期，伊斯蘭世界試圖尋找新的發展方向，嘗試政教分離之新制，或復興政教合一之舊策。在此之際，伊斯蘭復興改革之聲此起彼落，伊斯蘭世界由帝國轉成以民族為依歸之個別獨立國家，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伊斯蘭的原教旨主義思想才正式抬頭，為所有的穆斯林社群再定一個政教合一的正統體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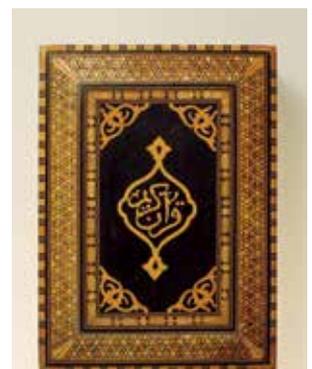
話說從頭—伊斯蘭的歷史

(一)先知穆罕默德建立伊斯蘭社群

在伊斯蘭成立前的阿拉伯地區，主要由東邊信仰祆教的薩珊王國和西邊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王國兩大強權所包圍，當時居住於此的阿拉伯人主要可分為以游牧為主的貝都因人，因為生活環境的艱苦，逐步發展出一套具有部落共識的



古蘭經為真主阿拉啟示的經典，穆斯林生活的指引，也是非穆斯林認識伊斯蘭的重要依據。古蘭經手抄本 胡亞飛提供



古蘭經及古蘭經盒 高雄清真寺提供

法則。但是他們也經常因為資源的不足，彼此搶奪，引起殺閹或戰爭。另一部分則是住在濱海的聚落，這些部族靠貿易發展出具有規模的商業網絡。然而當時的阿拉伯人並沒有建立起一個統一的社群或大規模的政治組織。在先知穆罕默德傳播伊斯蘭教義以前，大多數阿拉伯人崇拜多神偶像，因為知識的缺乏，迷信籠罩了人們的日常行為。社會欠缺公義，盛行高利剝削，婦女無地位，甚至有扼殺女嬰的惡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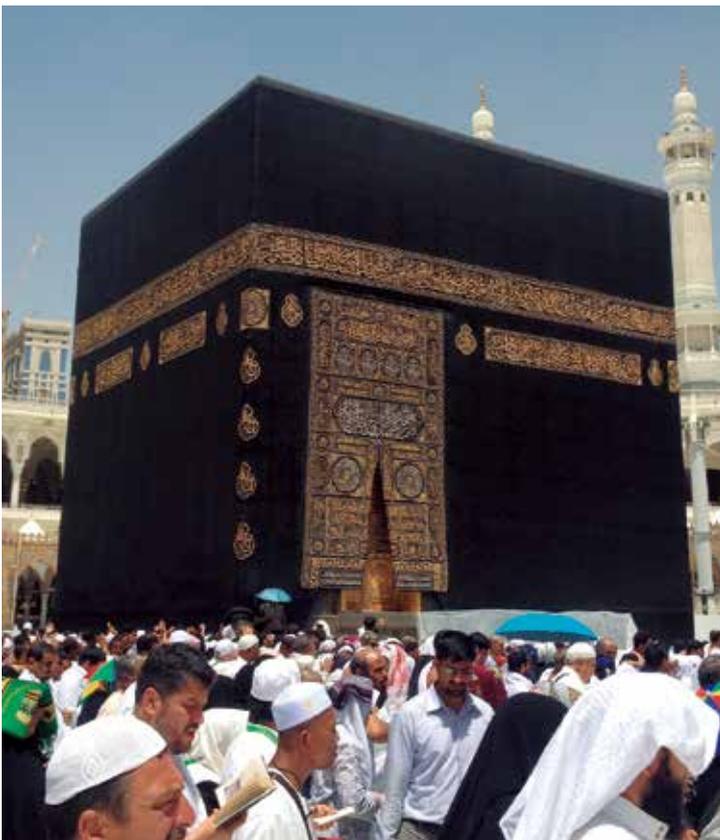
先知穆罕默德大約出生在西元570年的麥加，約於西元610年時，先知開始感應到真主阿拉所降的啟示，並開始他的傳道生涯。在最初的傳道過程中，受到當地古萊戎貴族的反對，為了逃避古萊戎族的迫害，先知曾將追隨他的信徒集體遷往非洲的伊索比亞(Habashah)，但仍然無法得到適當的保護。在西元619年，先知的兩位支持者，他的伯父阿部·塔里布和第一任妻子哈蒂嘉(Khadijah)先後去世，對先知而言不啻是重大的打擊。

西元620年，穆罕默德獲得在雅斯里卜的阿拉伯部族邀請前往充當仲裁，於是西元622年先知帶著信眾前往雅斯里卜，此即為伊斯蘭歷史上有名的遷徙—al-Hijrah。先知成功地在雅斯里卜建立了政治勢力，後人將此年訂為伊斯蘭世紀元年，而雅斯里卜也改以麥地那(意思為先知之城)這個名字而廣為人知。隨後穆罕默德起草了「麥地那憲章」，其中規範了伊斯蘭社群(Ummah)間的關係，並言明凡

發生爭議，都要交由真主或是穆罕默德裁決。

至此，伊斯蘭社群不僅僅是信眾的集合，同時也是個統一的社群，一個類似國家的雛形。雖然成功在麥地那建立了穆斯林社群，但是雅斯里卜本來就是猶太教徒的聚集地，內部也因為宗教和政治因素發生鬥爭。宗教方面有猶太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爭執；在政治方面，則有伴隨先知的遷士(Muhajirun)與當地後來改信的輔士(Ansar)兩大派系爭權。這些因素都造成麥地那初期的內部不安。在先知成功解決麥地那內部問題後便開始將伊斯蘭向外擴展。

穆斯林的影響力不斷擴大，也與麥加的古萊戎族發生了三場著名的戰役：巴德爾(Badr)、烏胡德(Uhud)、壕溝(Khandaq)。最後，先知穆罕默德和平地收服麥加。在西元632年先知歸真之後，這個社群透過宗教和政治同盟而非武力征服，迅速地往外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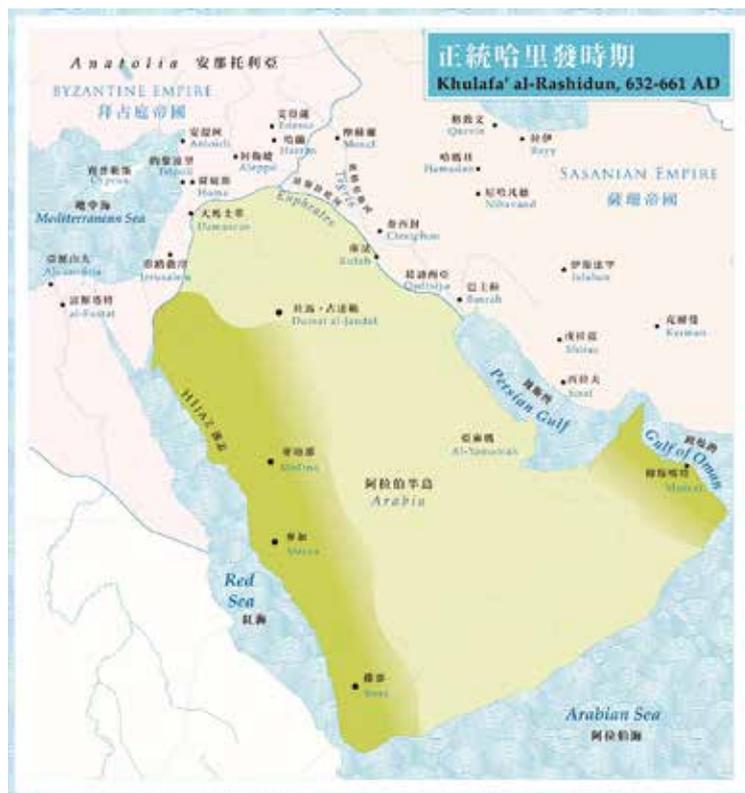
位於麥加的卡巴聖殿，穆斯林每日均朝向此禮拜 胡光中提供

(二)正統哈里發時期政權

先知去世之後，先知資深門徒阿部·巴克爾(Abu Bakr)被推舉成為首位的繼承者(Khalifah)。阿部·巴克爾首先面對的挑戰，便是一連串因先知去世所引發的叛教行為，因而發生歷史上有名的「叛教戰爭」(Riddah War)。平定內亂後，伊斯蘭便在短短幾年內迅速向外擴張，領域包含了阿拉伯半島、大敘利亞(Bilad al-Sham)、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及現今的伊朗、阿富汗和中亞等地區。穆斯林在擴張中建立了行政官僚體制，並對整個地區帶來重大影響。因為新制度建立，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重新分配，更改變了整個社會結構。

由於沒有人可以繼承穆罕默德的先知角色，但是又必須有人出來領導整個社群，所以便產生了所謂的哈里發制度(Khilafah)。早期，這些領導人被稱為「信仰者之統領」。哈里發(Khalifah)由推舉產生，並須取得信仰者的效忠。首四位哈里發被稱為「正統哈里發」，為順尼伊斯蘭政體的典範。第四任哈里發阿里任內因政治衝突，導致社群的分裂，遂有順尼派(Sunnism)與什葉派(Shi'ism)的產生。

西元661年，阿里的屬下，即後來的出走派(Kharijites)，因理念不合暗殺了阿里。在阿里死後，其對手穆阿維亞建立了伍麥亞朝(the Umayyads, 661-750 AD)，控制了大部分地區，但領導者的合法性問題仍未解決，因此在穆阿維亞其子亞濟德死後，爆發了第二次內戰。然而這兩次的內戰影響，並非立即可見。這些內戰意謂著社群領導權的衝突，特別是合法性問題，造成往後不同宗派歧異性的發展。西元七四四年，伍麥亞王朝爆發第三次內戰，伍麥亞家族的瑪爾萬反對擁



正統哈里發時期領域
小象設計提供



伍麥亞朝領域
小象設計提供

戴的新上任的亞濟德三世，遂率兵擊敗對手自立為哈里發並一路征服至伊拉克，然而卻於西元750年的戰役兵敗被殺，而由阿巴斯之系的成員繼承了哈里發，為阿巴斯朝。

(三) 伊斯蘭國家的發展與多元文化的建構

1. 早期發展與哈里發政權

早期的伊斯蘭國家並不是一個結構嚴謹的組織。基於建立「神啟國家」(Wahy state)之理想，穆斯林對哈里發的繼承合法性有不同的爭論，卻有共同目標，即整合社群以產生統一的領導。西元700年到950年期間是整個哈里發政權的全盛時期，在政治官僚機構、社群文化以及經濟的發展都達到了巔峰。

而在哈里發政權擴張期間，伊斯蘭社群的擴展遠超過政治疆域擴張的速度。因為領土的擴展必須透過軍隊，但伊斯蘭的傳播卻透過商人和蘇非行者(Sufi)，傳到軍隊無法到達的地方。而此時期的另外一政治特色是地方反對勢力如什葉派與出走派對中央哈里發權位不斷地抗爭。

哈里發政權初期，順尼派和什葉派在教義的分別並不明顯；但在阿巴斯朝哈里發不斷地打壓阿里的支持者後，終於在西元九世紀，什葉派逐漸從順尼派分離出來，成為另外一個重要的教派。之後，宗教學者的勢力開始壯大，阿巴斯朝哈里發在宗教與政治的權威逐漸式微。宗教學者透過對《古蘭經》和聖訓的解釋，逐漸發展出伊斯蘭法體系，掌握了宗教的權力，並藉此影響政治發展。

此外，由於後期為了紓解財政短缺所造成的緊張，哈里發決定實施Iqta'制度。Iqta' 類似所謂的封地采邑，軍隊將領直接控制地方上的歲收，而不是交由中央政府統一處理。西元940年之後，哈里發已成了名不符實的傀儡，除了宗教的象徵權力外，已經沒有任何政治實權。西元1258年，蒙古入侵結束阿巴斯朝哈里

發統治之前，哈里發只是名義上的共主。雖然哈里發制度逐漸衰微，但是此時期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卻是空前的輝煌。

哈里發權力的式微造成地方軍閥興起。來自伊朗地區什葉派支持者的布伊族(the Buyids)在西元945年進入巴格達，掌控了中央政權，導致整個國家實質分裂。

2. 西非、北非及伊比立半島政權

除了阿巴斯朝直接統治的地區，在伍麥亞朝滅亡後，一位王子逃



阿巴斯朝領域
小象設計提供

到了北非，與當地勢力的結合，跨越直布羅陀海峽，在伊比立半島(Iberia)南部的安達魯西亞建立了一個新政權，即後伍麥亞朝(post-Umayyad, the Spanish Umayyads, 756-1031 AD)，間接挑戰阿巴斯朝的哈里發。到了西元1031年，西班牙的後伍麥亞朝崩潰，分裂成許多小王國。

在第九、十世紀間所興起的什葉派反對勢力中最成功的便是在埃及建立的法蒂瑪朝(the Fatimids, 909-1171 AD)。由於當地有許多東正教的科普特教徒(Coptes)，而大多數的當地穆斯林又以順尼派為主，因此法蒂瑪朝在埃及的統治並不順利，儘管如此，法蒂瑪朝仍開創了光輝的歷史文化，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建立愛智哈爾清真寺大學(al-Azhar)。之後在內部的鬥爭中，法蒂瑪朝逐漸沒落，後期更因十字軍東征而顯得危急。在此情況下，大敘利亞地區對抗十字軍的英雄薩拉丁(Salah al-Din)所

建立的勢力取代了法蒂瑪朝。西元1171年，薩拉丁自己宣佈為埃及總督，並向巴格達哈里發表示臣服，但仍然保持埃及的獨立地位。伊實瑪儀里派雖然成功地建立了一個偉大政權，但當地的穆斯林卻沒有因為長期統治而轉為什葉派。

同時，由於巴格達哈里發權力不及於埃及、北非地區，西伊斯蘭世界穆斯林社群發展便有其獨特性，可以順尼派的宗教學者Yusuf ibn Tashfin (1061-1106 AD)的追隨者以伊蘭復興改革為號召所建立的兩個朝代為代表。首先是穆拉比朝(1062-1147 AD)，結合軍事行動與伊斯蘭政治思想，在馬拉喀什(Marrakesh)建立的政權，統治範圍延伸至安達魯西亞。在西班牙的後伍麥亞朝崩潰後，當地的穆斯林小王國面臨了北方天主教政權入侵的威脅，曾經請穆拉比人前往相助，並且成功地延後這些穆斯林小國的滅亡時間約一百年。然而，繼之在北非興起的穆哈德朝(the Almohads, al-Muwahhidun, 1130-1269 AD)擊敗了穆拉比朝。在



西班牙穆斯林統治區域 小象設計提供



法蒂瑪朝領域 小象設計提供

領導者阿布都·穆民(Abd al-Mu'min)統治期間，統一了自突尼西亞到安達魯西亞的地區，後來被西班牙人擊敗而瓦解。這兩個朝代，都是結合傳統部族及伊斯蘭宗教意識型態所形塑的政權。

穆拉比和穆哈德兩個朝代除了首次讓北非成為一獨立完整的政治體外，也建立了獨特的西伊斯蘭文化圈。兩者都強力施行順尼伊斯蘭的政策，鎮壓出走派、什葉派教義及其他在十一世紀被視為異端的思想。至此，除了法蒂瑪朝時期的埃及地區外，北非成為完全的順尼伊斯蘭世界。而穆拉比朝更將許多西班牙穆斯林的學術思潮引入北非，使其首都馬拉喀什(Marrakush)成為伊斯蘭文化重鎮，也再現了安達魯西亞學術文明的輝煌光景。

3. 突厥與蒙古人政權

西元十一世紀時，突厥語族(Turks)從中亞進入伊斯蘭中土，逐漸滲入東伊斯蘭世界與埃及。突厥族大多數是在十世紀薩瑪尼朝(the Samanids)的統治下改宗伊斯蘭，並開始向花刺子模及河中地移動。到了十一世紀，塞爾柱政權取代了布伊朝(the Buyids, 932-1062 AD)，成為「哈里發的保護者」，版圖橫跨伊拉克到河中地間；1071年打敗拜占庭，將其勢力擴張至安那托力亞。然而，塞爾柱人雖然取代了布伊家族，控制伊斯蘭國家的中心地帶，但他們也像布伊朝，採取分封的制度，使得權力無法統一，無法維持一個完整的伊斯蘭國。

西元1243年，蒙古入侵安那托力亞，擊敗塞爾柱人；西元1256年，旭烈兀(Hülegü)入侵伊朗，消滅了什葉派中以實瑪儀里派的暗殺派分支(Nizari)，並於西元1258年攻克巴格達，整個哈里發政權滅於蒙古西征；唯西元1260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被統治埃及的曼魯克人擋住，埃及免於蒙古的摧殘，並保住開羅成為伊斯蘭世界的首善之區。蒙古西征帶來了許多影響。首先，自伊斯蘭建立六百年，穆斯林首次被非穆斯林統治；其次，蒙古人雖然摧毀許多地區，但駐軍也建立了許多城鎮，改變伊斯蘭世界的人文地景樣貌。最後，當蒙古人改宗伊斯蘭

後，新成員也將其傳統攜入，引進新的政治觀，對之後伊斯蘭政治思想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刺激。

整體而言，伊斯蘭初期，國家版圖雖然快速發展，但宗教社群的擴張卻是緩慢的；透過政治力量的保護，宗教社群得以延續擴大。到了第十世紀，哈里發政權已衰微，各地方政權獨立於中央之外，不受哈里發的管轄，但是他們卻已有根深蒂固的伊斯蘭認同，進而以宗教來維持著伊斯蘭國家發展，而不再是由政治力量來支持宗教發展。哈里發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他是整個伊斯蘭文化發展的核心人物。透過哈里發體制，伊斯蘭得



手抄中譯古蘭經 中國回教協會提供

以強化，使得更多不同的民族要素進入了伊斯蘭文化圈，造成伊斯蘭文化的多元性。

之後的伊蘭世界更是由三大政權所支撐，即歐斯曼朝(the Ottomans, 1342-1924 AD)、薩法維朝(the Safavids, 1501-1765 AD)、蒙兀兒朝(the Mughals, 1526-1858 AD)。伊斯蘭世界也隨著三大政權的影響力，透過穆斯林商人、蘇非傳教士更擴及跨歐亞非的遼闊世界。隨著伊斯蘭政權的衰微，歐洲帝國殖民主義勢力的進入伊斯蘭世界，瓦解了伊斯蘭傳統的政治體制，導致諸多新穆斯林民族國家興起，伊斯蘭世界的一統性不再。而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殖民更導致產生穆斯林的離散(diasporas)；至今穆斯林的離散社群已遍佈全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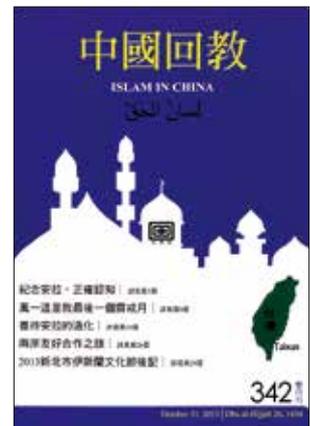
當代伊斯蘭的社群發展—穆斯林在臺灣

隨著伊斯蘭文化遍佈全球，當喇叭中的喚拜聲揚起，穆斯林紛紛停下手邊工作，準備小淨，以最誠摯乾淨的身心朝著麥加向真主阿拉禮拜。這樣的場景，並非只存在遙遠的阿拉伯地區，相反的，它存在世界上各個角落。全球化，早已顯現在伊斯蘭文化傳播上；伊斯蘭作為信仰和一種生活方式，藉由世代傳承、商業交流和文化濡化的方式快速的傳播至世界各地；但同時，和當地文化特色結合，各自發展出地方特色，在地化，體現多元文化的共存共榮；臺灣的穆斯林，就是一個例子。

多數的臺灣民眾對於伊斯蘭文化是陌生的，但其實穆斯林與臺灣發展史密不可分。早在明朝末年即有穆斯林陸續來臺開墾，在鹿港等地更留有清真寺遺跡。而後在1949年，大時代的動盪讓上萬名來自中國各地的穆斯林，離鄉背井地隨著國民政府來臺。他們或許早已遷徙多處，或許行囊盡失，但惟有信仰和記憶一路相隨。來臺後，穆斯林起先多集中於都會地區，擇地共同禮拜，而後才陸續建設清真寺。

在臺灣穆斯林社群最高之行政組織是「中國回教協會」，它是穆斯林群體對內外的窗口，經常扮演國際NGO角色。中國回教協會最早設立於南京(1937年)，早於1947年，位於南京的中國回教協會即於此積極籌備臺灣省回協支會，後於1948年教親集資建立臺灣首座清真寺。過去，回教協會經常擔負起中華民國對中東地區外交工作的重任。但隨著臺灣政治環境的變遷，回教協會逐漸轉以服務穆斯林社群為其宗旨。

臺灣穆斯林的基礎宗教教育通常由各清真寺負責。至今，臺灣共計有七座清真寺，分別為臺北清真



中國回教協會雙月刊
中國回教協會提供



高雄清真寺陳永武教長教導學童閱讀古蘭經 蘇憶如提供



臺北清真寺 林一宏提供

寺(民國四十九年建立)、臺北文化清真寺(民國七十一年改建完工)、龍岡清真寺(民國八十四年改建完工)、臺中清真寺(民國八十三年改建完工)、高雄清真寺(民國八十年改建完工)、臺南清真寺(民國八十五年建立)及去年甫興建的大園清真寺。這幾間清真寺的建築並不採中國內陸傳統清真寺的廟宇風格，而是融合中東與臺灣的特色。各清真寺積極地負起臺灣穆斯林的伊斯蘭基礎教育責任，於週末假日舉辦類似基督教主日學的「教義班」或阿拉伯文的基礎教學。各清真寺也經常舉辦穆斯林再教育的活動，特別是針對婦女及長者。此外，透過世界回盟(World Muslim League)的贊助，回教協會協助各清真寺，定期舉辦青年營以強化在地穆斯林青年的伊蘭知識與意識。

除了1949年大批隨著國民政府來臺的漢語穆斯林外；1954年，國民政府安排滇緬邊境游擊軍駐營於中壢忠貞新村，軍人和眷屬多為穆斯林，由於人口眾多，遂興起建寺之念。1964年，由忠貞新村教胞集議，於龍岡地區興建一座小型清真寺，成為當地重要的信仰中心，並陸續有從泰國、緬甸來臺的雲南穆斯林加入，直至2008年，當地穆斯林人數已超過2000人，寺內伊瑪目也多由滇、緬、泰地區的阿訇擔任，成為臺灣獨具特色的泰緬穆斯林社群。

除了本地穆斯林之外，臺灣穆斯林社群成員亦包含中東、南亞、東南亞、非洲地區的穆斯林。他們通常是以經商、留學、工作名義進入臺灣，並與在地人通婚定居。此外，隨著東南亞外籍勞工引進臺灣，相當多的印尼、菲律賓、泰國穆斯林勞工來到臺灣。去年甫成立的大園清真寺即提供外籍移工一個共同禮拜的場域，通常他們有自己的社群活動，較少與臺灣本地的穆斯林交融，但同時也造就了臺灣穆斯林社群的多元族群特色。

總而言之，臺灣穆斯林社群成員已涵蓋不同國籍與種族的穆斯林，在清真寺神聖場域中所呈現的，有如伊斯蘭世界縮影，這是臺灣穆斯林文化多元的特色。作為臺灣伊斯蘭社群主體的漢語穆斯林，其生活傳統依然延續中國的漢語穆斯林文化；然而，新生代的穆林除了更臺灣化之外，亦受到中土(特別是中東



高雄清真寺 張格鳴提供



大園清真寺 馬秉華提供



臺中清真寺 陳碧琳提供



文化清真寺 林一宏提供



臺南清真寺 吳佳驊提供

地區)伊斯蘭傳統的影響，逐漸發展出臺灣伊斯蘭社群的特色。

結語

伊斯蘭自西元七世紀興起以來，經過十四多個世紀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性宗教，全球的人口約有四分之一是穆斯林。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伊斯蘭的教義無時無刻地被實踐呈現著，即使是世俗化的穆斯林也在行為中自然地表現伊斯蘭本質；換言之，伊斯蘭教義亦早已深植於穆斯林生活中。雖然伊斯蘭文化的發展早已趨向多元並間接或直接地去融合不同的在地新文化，然其信仰核心依然根深柢固。

由文章所概述可見伊斯蘭的歷史脈絡及與不同文化和政權的轉變，而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雖然穆斯林國家已逐漸脫離歐洲基督教勢力的政治殖民，但被世俗化已久的伊斯蘭傳統尚待復興。我們應以更客觀多元的視野來了解不同的宗教，藉由歷史與文化的爬梳來認識、欣賞、並尊重伊斯蘭。(本文改寫自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文案)



龍岡清真寺 林一宏提供

參考文獻

- 林長寬。〈臺灣伊斯蘭何去何從：現代漢語穆斯林遷徙(Hijrah)之困境〉。《新世紀宗教研究》。12:1(2013.9)：頁1-54。
- 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羅耀宗(譯)。《亞半球大國崛起》(譯自The New Asian hemisphere)。初版。臺北：天下，2008。
- 法蘭西斯·羅賓笙(Francis Robinson)，黃中憲(譯)。《劍橋插圖伊斯蘭世界史》(譯自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Islamic World)。初版。臺北：如果，2008。
- 侯賽因·納速爾(Seyyed Hossein Nasr)，王建平(譯)。《伊斯蘭》(譯自Islam: Religio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初版。臺北：麥田，2002。
- 以信仰之名：穆斯林的生活與文化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7/wfps/index.htm>
- 隗振瑜等，《伊斯蘭：文化與生活》。初版。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13。
- 田寶岱編，《伊斯蘭藝術》。初版。臺北：中華民國阿拉伯文化經濟協會，2009。



臺中清真寺慶祝開齋節 閃耀武提供



龍岡清真寺辦理伊斯蘭文化交流活動 馬秉華提供

茶館 - 咖啡館



